

庫文生學中初

傳列雄英族民國中

冊二第

乘作范 楚 韓 者 編



印編局書華中

中國民族英雄列傳 第二冊

李綱

北宋末年，政治腐敗，國防廢弛；等到金兵大舉南下，一班當國的人，平日爭權奪利，儘有方法，大敵當前，卻都束手無策，守土的將士，又都抱着個不抵抗主義。當金兵渡黃河的時候，在黃河以南的官兵，竟望風而逃，任令敵兵一船一船，很從容的渡過岸來。金兵看到這樣情形，譏笑着說道：「南朝可說是簡直沒有一個愛國的人，倘使有一兩千人守在河邊，我們那得這樣容易的渡過來呢！」

那時政府既沒有抗敵禦侮的準備，他們惟一的計劃，自然祇有割地求和，遷都退避。就中只有一李綱，不愧是個民族英雄。他憤激地說：『祖宗

給我們的土地，應當努力死守，萬不能把寸土尺地放棄給敵人！」他對於遷都，尤其反對。當金兵渡河，朝臣請欽宗退避襄鄧，他便力持不可，他說：「城池再比都城堅固沒有了。現在百姓都在這裏，我們跑到那裏去！」欽宗要走，他便拚死用身擋住。隔了一天，欽宗又要走，他連忙叫着禁衛軍問道：『你們都情願跟着皇帝跑嗎？還是情願死守？』兵士們齊聲應道：『情願死守！』於是他又向欽宗說：『怎樣有這般忠勇衛國的兵士，還怕甚麼？況且我們能走，金人就能追，一樣是危險，何如死守！』欽宗才給他說得覺悟了，下命令說：『再有說去者，斬！』軍民聽說，都感動下淚，大呼『萬歲！』李綱就親自指揮佈防應戰，把金兵斬殺了幾千人。金人知道他們已有戒備，只得退兵；一面要求開和平會議。欽宗一聽到金人居然有和意，覺得正中下懷，便差李摵前去出席。李綱說：『不好！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，李摵懦怯，恐其誤國，不如我親自前去！』欽宗怕他去，和議要不成功，不聽，果然金人便

開列了許多無理要求，如「賠償兵費金子五百萬兩，銀子五千萬兩，牛馬一萬頭，綢緞一百萬匹，」還要「尊金帝做伯父，割讓中山、太原、河間三鎮，送親王宰相去做抵押。」啊！條件多麼苛刻，李紇一點不爭，帶了這些條件就回來。李綱聽了，直氣的兩眼翻白，就一萬個不答應，力主嚴行拒絕。可是這時漢奸李邦彥等力主和議，終勸欽宗屈服於這嚴酷無理的條件下完全答應了金人的要求。

可惡的漢奸李邦彥，他又和金人說：『主張用兵抵抗的，完全是李綱一班人。』於是又順從金人的要求，把李綱罷免，向金人道歉謝罪。這時候的一般民衆，真氣憤得連血管都要爆裂了。於是有一個太學生陳東倡議反對，民衆自動前往加入作示威行動的有好幾萬人，形勢洶洶，喊着『要求把李綱復職』的口號，震動天地。政府見民衆這樣的熱烈，總算把李綱回復了原職。

宗澤

金人打進太原，兩河地方的官吏，都畏難逃避。只有宗澤，他奉了政府的命令，守磁州，便單騎去赴任。他以為我們受了國家的俸祿，當這危難時候，正應該保衛地方，豈可因難逃避？既到了磁州，便修理城池，製造軍械，招募義勇軍，實行他保衛地方的政策。同時上書政府，主張叫磁、洛、邢、趙、相五州地方，各練精兵二萬人；倘其中一州被金人侵略，其餘四州皆出而援救。政府很贊成他的計劃，即拜他爲河北義兵都總管；不久，又拜他爲副元帥。

這時，金人圍攻汴京很急，宗澤到大名去要求元帥康王合兵去救。那時政府卻有與金人議和的意思，宗澤很不以爲然，對康王說：『金人狡猾，故意想遲緩我們的救兵。我們趕快開拔軍隊，萬一金人變計，我們兵到城下，就不怕他了。』可是康王不肯叫他先走。澤帶了孤軍，到開德，沿途和金

兵連戰十三次，都戰勝。無奈各路的救兵，都不肯來。所以進兵到衛州時，前後都是金兵的營壘。他自己部下的兵士們，也不肯上前去了。澤遂下令道：『我們到此地位，進退都免一死。惟一的安全辦法，便是死裏求生！』兵士大為奮勵，與金兵戰，無不以一當百。金兵大敗，退走數十里。可是汴京終因沒有救兵，已被其他的金兵攻陷。徽宗、欽宗也被擄而去。宗澤想追上去，可是各路援兵，仍舊不來。『獨木難支大廈，』只得到南京去見高宗。（即康王）請求派兵恢復失地。高宗不聽，同時政府中人，反議割地與金。澤又上書力爭不可；而且責備政府，為甚麼不肯出兵。政府以金兵雖去，還恐再來，開封靠近黃河，形勢險要，就拜他為開封府尹，留守京城。澤威望素著，到了開封，便招降許多大盜，連絡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，在京城四壁及城外沿河一帶，築了堅固壁壘及連珠砦，造戰車千二百乘，以圖恢復。建炎二年，金將兀朮侵略白沙地方，距汴京很近了，一時人心惶惶。他的部下也

來問他怎樣的抵抗，澤正在和人圍棋，笑道：『何必恐慌！劉衍等在外面，自能抗敵。』一面當即選數千精騎，在敵人後方埋伏着。待金兵與劉衍交戰的時候，伏兵一齊出來，前後夾攻，金兵果然大敗，渡河而逃。這一來，金兵一時不敢再犯京城了。

宗澤聲威日著，金兵稱他爲「宗爺爺」。他前後上書南京政府，共二十餘次，總是勸高宗回京，出師討敵，爲國雪恥等話。但是政府始終抱不抵抗主義。澤氣極了，鬱鬱成病，背上發了背疽，痛得很厲害。可是諸將來問安時，澤還是提起精神說道：『我因國恥未雪，所以積憤成疾；只要你們能够殲滅敵人，我雖死也無恨！』諸將都爲他流淚。澤因念着兩句詩道：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』到了第二天，病勢越重，臨終的時候，還不肯忘掉國家，大呼三聲『過河去！過河去！過河去！』他的意思，就是要渡過黃河去打金兵。

韓世忠

當金軍渡淮而南，著著侵逼，宋高宗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，從明州更逃往溫州；那時韓世忠的軍隊駐在松江、江灣、海口一帶，巴巴的等着金兵回來經過的時候，加以攔擊。不料金兵改變了行軍的道路，竟從秀州到平江退歸。世忠知道了，便把軍隊移駐鎮江，在焦山寺和其他險要的地方佈防。等金兵一到，就一齊起來應戰。這時他的夫人梁紅玉，在戰船上親自擂着戰鼓，指揮軍隊進攻。金兵大敗，金將兀朮見渡江不得，戰又不利，便請求休戰，情願將所掠得的財物，全數留下，作為通過的酬謝品。世忠不許，又加送他許多名馬，又不答應。這樣相持了好幾天，世忠利用將士的長於水戰，把金兵的戰艦，擊沈了許多。兀朮沒法，要求和世忠當面談判。可是世忠提出兩個條件：（一）還我侵占的土地；（二）把擄去的徽欽二帝立刻送還。兀

尤見要求無望，便用重金收買漢奸，得到了破海艦的獻策，世忠終於給他反攻失敗。但是世忠部下只有八千兵，和金人十萬大軍對抗，竟支持到四十八日之久，也很不容易了。從此以後，兀朮竟不敢再渡江來攻。

後來世忠又在揚州大敗金人，用的也是奇兵襲擊的戰略。他所擔任防守的地方，是江淮一帶。祇要有他在軍中，金人便不敢侵犯他的防地。他主張用兵力收復失地，竭力反對和議，因此與秦檜意見不合。自岳飛主戰被慘殺以後，他知道不能實現他的政策，就抱了消極態度。把官職辭掉，實行他的「解甲歸田」。他常常騎了一頭驢子，帶着幾瓶酒，在西湖上喝酒看山，很幽閒的過他在野的生活。死後封爲蘄王。

劉錡

劉錡是南宋初年和韓世忠、岳飛齊名的一員大將。當他奉命爲東京

副留守時，率領部下的將士，從臨安開拔，渡長江，涉淮水，到了渦口地方，忽聽得金兵違約，大舉南下，將取東京。他連忙棄船登陸，兼程前進，到順昌府城下，又接到諜報，說是金兵已入東京。他就在順昌安下營寨，佈置防守的工作。

那時他部下本來是王彥的八字軍，都帶有家眷；一聽到金軍的强悍，大家都未免害怕，竟有人主張退兵，用精兵來掩護婦孺，乘船南歸的。劉錡聽說，瞪着眼睛，握起拳頭說：『說甚麼！我們只顧自己嗎？國家養我們做甚麼？如今明明有城可守，爲甚麼要退？再有人說這樣的話，我就以軍法從事！』隨卽下令把所有的船都沈了，準備決死，不再歸去。再把家眷都安頓在寺廟中，外面都堆滿了柴草，吩咐他們一聽到敗訊，便放火自殺。兵士們一看到他這樣決死奮鬪，也就個個抱了必死的決心；男的登城去防守，女的都去磨刀劍，預備和金人拚命。可惜，這時城中戰守的工具都很缺乏，他

可也不管，把所有的門窗、破車，都拿來做障礙物，再把城外的民房幾千家，一把火燒了，免得被敵人利用。

他費了六日工夫，佈防完畢，金人已經渡過穎河，把順昌城團團圍住。他便派遣了一枝兵包抄敵人的後方，殺傷了許多金兵。但金兵的生力軍三萬人又到了，他不但不將金兵擋在心上，並把四面城門大開。這一來，金兵倒沒了主意，不敢走近來。他窺破敵人的軍心，立即用強弩射敵，更另派步兵邀擊，大殺一陣，殺得金兵紛紛墮河而死，不計其數。可是金兵卻越來越多，一連把城圍了四天，他在夜間命令五百名敢死隊，人人備了一個竹做的哨子，匍伏前進。這時天將雷雨，電光四射，真妙極，他們竟利用天然電光作探照燈，電光一亮，衝殺一陣，認定有辮子的——因金人都結髮辮——便砍殺；電光一息，卻又散開。這些人的集散，都用吹哨子爲號：哨子一吹，立刻集合，又一吹立刻散開，金兵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馬，又不知他們人

馬在那裏，以致陣線大亂，自相殘殺。劉錡率兵乘機進擊，一直衝殺到十五里外，金兵幾乎全軍覆沒。金將兀朮在汴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刻帶大兵十萬來援。當時曾說着大話道『我們解決劉錡，真和用靴尖一踢那麼容易！』

大戰開始了，劉錡暗地在河裏散布了毒藥，一面命令軍士，只許用斧砍殺，口裏不准有一些聲響。指揮官韓直，身上被射中了好幾箭，依舊拿刀奮力衝殺；兵士們都作殊死戰，只有前進，沒有後退。金兵又大敗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當時金兵頭上戴的都是鐵盔，身上穿的都是鐵甲，所用的騎兵，叫拐子馬，又號常勝軍，是金軍中最精銳的勁旅，平時不肯輕易出動，兀朮自恃有這樣必勝的把握，所以敢說大話。不料這一次，竟致精銳喪盡。他祇得逃歸汴京，把在燕的所有珍寶，紛紛往北方搬運，預備將燕以南的地方放棄。後來金主亮南下的時候，還不准提起劉錡的名字，恐怕搖動軍心。劉錡的餘威，一至於此。

吳玠 吳璘

金人侵略中國，共有三路：岳飛和韓世忠都是抵擋中東兩路的；還有西路——川陝，關係也很重大，抵擋這一路的，就是吳玠、吳璘兩弟兄。

建炎四年，金人打進富平，四川震動。吳玠、吳璘便收集散兵，保守和尚原。這時政府消息不通，人心混亂；一般奸人，想乘機劫了他倆去投降金人。玠知道了，當即召集將士，勉以忠義衛國的道理。將士們個個感泣，情願死守；鳳翔地方的民衆，也都拿了糧食，助作軍餉。因此吳玠的軍勢一振。紹興元年，金兵在北山下挑戰，吳玠祇命將士暫時堅守。——原來和尚原是一座高山，山間路狹，又多石子；金人善用騎兵，不便馳騁，便祇得棄了馬，徒步上攻；吳玠立刻命將士出擊，金人大敗。適值天又大雨，風雹交作，金人祇好完全退去。金人自出兵以來，戰無不勝，經此挫折，決計報復。遂派大將兀朮，

率兵十餘萬來攻。兀朮在渭水上造浮橋，連營築城，準備長期攻守。玠、璘命兵士用強弩射去，金人稍退；再用奇兵從旁抄襲過去，斷絕金人的糧道。金人不能支持，預備退走。不料玠、璘預先在神岔地方埋伏着兵士，待他們到了，一齊出擊。金人大敗，兀朮身上被中兩箭，恐被宋兵認識，連忙剃去鬍鬚，單身逃走。

可是和尚原距離四川太遠了，玠深恐金兵間道進襲，就命璘去守仙人關。果然兀朮帶兵去攻仙人關，鑿山開路而進。這時玠因璘還在階州，自己先派兵去抵當；不久，得了璘的來信，說仙人關前面闊遠，後面有險可守，應該再修第二重關。玠當即照辦。這時璘的兵也已開拔，沿途與金人轉戰，七日七夜，才到了仙人關，與玠兵會合。金人用雲梯來攻，被宋將楊政用撞竿撞碎，再用長矛刺去，金人便不敢上來。將士們因金人來勢凶猛，勸璘到別處去保守。璘拔刀劃地說：『死也要死在此地，敢言退者，斬！』金人又分

兩路來攻，璘率軍左右抵禦；實在支持不住了，當即退守第二重關。

金人生力軍又到了，他們的身上都披兩重鐵甲，各人用鐵鈎連住，弔上關來。璘命兵士用強弩如雨一般的射去，金人死者如山；後面的金兵就在屍堆踏上來，窺測關內的虛實。第二天，金人攻西北樓，宋將姚仲登樓與金人大戰，樓漸漸動搖起來，當即用繩牽住。金人拿火來攻，仲用酒器擲下去，將火撲滅。這一來，金人再無計可施了。玠即命兵士拿了長刀大斧，衝入金營，金人大敗而逃。——金人此次攻宋，元帥以下，都帶了家眷同來，以爲一定可以打進四川；偏偏碰着一個銅牆一個鐵壁的兩兄弟，終於大失所望。

虞允文

紹興十一年，宋金和議成功之後，中國暫時無事，過了二十年，金主亮

突然野心勃勃，違反條約，親率大軍六十萬侵宋。渡過淮水，直到長江。那時宋將王權，被金兵所敗，退屯采石。政府便派虞允文到蕪湖去，迎接李顯忠到采石來，接收王權的敗兵，以謀抵抗金人。

允文一到采石，望見長江北岸都是金人，好像就要渡江來了。這時王權已去，顯忠未來，權的敗兵，三五成羣，坐在路旁，不知大難之在目前。允文心中十分焦急，以爲坐待顯忠，必誤國事。他便招集敗兵，勉勵諸將道：『現在國難當頭，這個抗敵的責任，政府雖不會叫我來負擔，但我怎麼可以迴避呢？』他於是布置軍事計劃：命諸將排列大陣，在岸上不動。將兵船五隻分開：中流一隻，東西兩岸各一隻，還有兩隻埋伏小港中，以備不測。布置才完，金人兵船數百隻，已衝過來了。允文命自己的兵船稍爲避開，待金人到了中流，一齊上前與金人大戰。允文先用別的船衝過去，將敵船撞沈了許多。可是金人還不肯退，繼續接戰。允文再派別的兵船繞出山背，斷他們的

歸路。金人以爲中國救兵開到了，紛紛逃去。第二天，金人又行進攻，又給允文殺得大敗。三百隻兵船，完全被允文用火燒毀。從此金人不敢再來，祇得退到揚州去了。

允文以爲金人到了揚州，京口一定危險。當即帶兵到京口去防守，在對面的滁河口，也分兵守住，以保長江。又造了許多戰艦，命戰士在江上行駛，回繞金山三周以示威。金人見他們守備堅固，終於不敢輕進。允文無事的時候，便去拜訪軍界耆宿劉鈞，鈞很佩服他，慰勞他說：『國家養兵三十年，不曾出過一點力。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一個書生，居然建立衛國的大功。我們對了你，也要慚愧呀！』

金主亮因屢次失敗，被他的兵士所殺；金人即遣使到中國來要求議和。允文勸政府拒絕，以爲不如趁此機會，恢復國土。政府便叫他去做川陝宣諭使。允文到了四川，又與吳璘克復了陝西許多州縣；可是政府不要，祇